

最近一个月来，我每天一早洗漱完毕就会走进厨房，从窗口眺望，在太阳升起的方向，日新月异的变化让我兴奋。南外滩董家渡金融城在建的十几幢高层建筑争先恐后地耸起，迎面而来的两幢最高，可能是双子座呢！

老城区的改造是老百姓多年来的期盼，也是从区政府到市政府一直关心的大事，以往领导上任伊始，都要走进狭窄的街巷进行考察，爬上三层阁，探身老窗户，从暴雨积水到夜半如厕，问得极其详细。所以老城区焕发青春之日，也是人民群众梦想成真之时。不过我又不免忧虑，再过几天，平时坐轨交9号线的必经之路糖坊弄，将化为一片瓦砾，新楼起来后，街区格局必定重

租赁三年期满，我的房客裴德夫妇上个月月底搬走了。这几天，我脑海里时常出现他们的身影。出租房屋十多年，房客换了又换，对房客心生怀念，我还是头一回。我想念裴德夫妇，当然包括他们从不拖欠房租，然而，更是因为他们直率真诚的为人品格。

裴德先生祖籍意大利，四方脸上挺着既高又大巨钩的鼻子，但由于一直满脸挂着笑容，倒不觉得他阴险；裴德太太的祖辈也来自欧洲。她把年纪，匀称体态和偏白肤色，让人看得出她年轻时的亮丽模样。

记得三年前他们来申请租房时，裴德太太冲在前面，抢着说：“我们就两人，都是二婚。虽各自都有自己的孩子，但孩子都长大独立了，不和我们同住。”我觉得她坦诚得有点可爱，申请表上并没有婚事一栏啊。我细看他们的申请表，才隐约感觉到为什么太太冲在先生前面的原因。

原来，先生几年前就提早退休了，而太太却还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看来美国家庭中也是谁赚钱谁说了算。

他们在申请表中填了现在、先前、再先前的工作及收入情况，跨时十几年。我在电话中调查，都一一得到证实。申请表的另一重点，是询问申请者在过去的租房经历中是否有欠租、迟交甚至被逐的“前科”。裴德夫妇也填了现在、先前、再先前的情况，包括住址、租金、房东名字及电话。他们写得如此详尽且清楚，打消了我调查他们这部分的念头。

裴德夫妇的收入不高，甚至比其他几位申请者的收入还低，但我当时还是决定将房子租给裴德夫妇，我看中的是他们的坦然和真诚。后来的三年证明，我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裴德夫妇不仅按时付费，还自行修理水龙头、电灯开关之类的东西，从来不给我打“这个坏了那个要修”的电话。

三年的租期，合同是一年一年签的。第二年续约时，裴德先生出面和我联系。我好奇地问：“不见你太太，她好吗？”“谢谢，她很好，不过她现在也退休了。”我立刻明白了，裴德先生在家里终于“夺回了主权”。

告别的时候，我感谢裴德夫妇说：“你们是我十几年中最好的房客。”“你是我们几十年最好的房东！”他们反过来夸我，因为我从来不去查看房子。“其实有几次，房租交得晚了几天。”“我怎么不知道呢？”自他们搬进来后，我很少查看存租金的银行账户。

临上车前，裴德夫妇好像忘了脸上戴着的面罩，伸出双臂伸和我拥抱。我指指口罩，伸出胳膊肘，大家爽朗大笑，触肘相别。

裴德夫妇是因刚刚自己买了房子搬走的。

祝愿裴德夫妇尽情享受自己的新居，在余下的人生岁月里，健康、快乐、幸福！

组，这条路名的消失是“大概率事件”。

糖坊弄与城里的许多路名一样，见证了上海从一个县城成长为国际大都市，从自给自足的内循环递进为国内外双循环艰难而伟大的历程。它值得我唠叨几句。

简单说来，中国虽然在明代才能像雪花飘飘那样降临人间，当然也只是接近现代行业标准的白砂糖。

## 正在消失的老路名

沈嘉祿

在东周时代就种植甘蔗了，战国时代的屈原在《招魂》（也有人认为系宋玉所作）里留下了“有拓浆些”这样的信息。拓就是甘蔗，拓浆就是将甘蔗压榨而出的汁液。拓浆之后出现了蔗饴，是甘蔗汁沉淀后形成的半固体状态，南北朝的庖厨开始以蔗浆调味。进入唐代后，在

唐朝的推动下，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策略，向印度匠人学习制糖技术，不久便能生产初级砂糖。纯度不高的砂糖和琥珀色的老冰糖在满足内需之外还远销波斯和罗马。不过“大唐的糖”还要经过宋代制糖人的一番提炼，经由浅紫色糖霜的过渡，在明代才能像雪花飘飘那样降临人间，当然也只是接近现代行业标准的白砂糖。

《马可·波罗游记》中说：中国“八省都产糖，数量有其余全世界的两倍”。我读过这部奇书，马同学写得实在粗糙。退一万步说，即使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的制糖大国，但在进入十六世纪后就被南美国家盖过了。

清朝道咸之际，在号称“东南壮县”的上海城内，普通市民和酒店糕饼业对麦芽糖的依赖还是很大的。在小南门外一条Y字形的糖坊弄里，集中了十多家麦芽糖作坊，晨风暮霭，空气中弥漫着柔软轻甜的气息。

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顾安主人所著的《沪江商工市景词》中，我们看到了糖坊弄的营生：“米麦成糖设作坊，凝瓷如粉白如霜，点心茶食皆需用，滋味甘和任客尝。”

同时，广东人、福建人在十六铺码头争相登陆，他们给上海带来了靛蓝、洋酒、木材，还有砂糖。《沪江商工市景词》里又有记载：“糖行三十竞开张，货判中华与外洋。各来源须定办，频频踏路遍遐方。”由此可见，上海不仅有了如雪似霜的白砂糖，还形成了四方辐辏的砂糖集散地。豫园点春堂一度成为花糖业公馆，闽粤糖商以此为支点，与洋商“拗手劲”。

砂糖来源有了保障，

草根，最接地气的人生。草根深深，草茎上流淌着的是阳光与土地绝配的血脉，那是大自然高贵的标识，唯此独尊。

草根的人生，是脱离了那种拿腔拿调看似高尚其实低级趣味的人生，是拥有广阔胸怀真实并且有情有义的人生。草根，不以大地骄子自居，却是令大地母亲为之骄傲的蓬勃后生。

草根，或许还有一丝土腥味；草根，甚至举手投足，都让那些自命不凡睥睨一切的人好笑起来且极力嘲讽。但走遍天涯的草根，不惧风雪，永远张扬着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

天下真英雄，无不是草根。草根丛生，英雄遂能辈出。世界自有枯荣，不可磨灭也必然在荒芜中再生，唯见草根。

低调是草根的本分，献身是草根的本真。草根可以看懂这天地的

糖果专卖店也水到渠成：“粤东糖果擅专门，莲藕瓜姜美味存。安设茶居招客尝，甘芳远遇稻香村。”在老照片和老明信片里，像邵万生这样的老式商铺，砌了徽派建筑的门楼，大幅白墙上用敦厚的颜体写着“闽广洋糖，两洋海味”等字样，这说明食糖和糖果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至尊地位业已奠定。

因为旧区改造而面临消失的老城厢路名还有很多，它们与糖坊弄一样都是一种业态、一种制度、一段历史、一种活法的凭借或背景，比如豆市街——曾是上海豆、麦、米、食油批发交易中心；粮斤路——上海第一个标准计量机构粮食厅就设在这里；巡道街——因为分巡苏松太兵备道衙门而肃穆森严；花衣街——棉花堆栈和棉花商行的集中地，与豆市街性质相似，这里的行情关系到全国棉花价格的起落，又因为靠近十六铺，也成为鸦片战争之

前洋人窥察上海风土人情与商业机密的窗口。

还有鸡毛弄、筷竹弄、硝皮弄、面筋弄、火腿弄、汤罐弄、洗帚弄、铁锚弄、鸳鸯厅弄、药局弄、彩衣巷、白衣街、芦席街、篾竹街、盐码头街等，它们已成为一片苇叶上的露珠……

老路名看上去或许很土，但我认为，老路名是历史形成的集体记忆，是城市的文化密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老路名或许能给出一些提示。

适当保留一些有价值的老路名，也是不忘初心和文化自信的体现。

真实的老路旧巷，哪怕在物理层面的重组、调整后，也比泛黄变脆的老照片更有质感和温度，能让我们蹲下身子，去抚摸新长成的城市皮肤。

砂糖来源有了保障，

草根，最接地气的人生。草根深深，草茎上流淌着的是阳光与土地绝配的血脉，那是大自然高贵的标识，唯此独尊。

草根的人生，是脱离了那种拿腔拿调看似高尚其实低级趣味的人生，是拥有广阔胸怀真实并且有情有义的人生。草根，不以大地骄子自居，却是令大地母亲为之骄傲的蓬勃后生。

草根，或许还有一丝土腥味；草根，甚至举手投足，都让那些自命不凡睥睨一切的人好笑起来且极力嘲讽。但走遍天涯的草根，不惧风雪，永远张扬着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

天下真英雄，无不是草根。草根丛生，英雄遂能辈出。世界自有枯荣，不可磨灭也必然在荒芜中再生，唯见草根。

低调是草根的本分，献身是草根的本真。草根可以看懂这天地的

糖果专卖店也水到渠成：“粤东糖果擅专门，莲藕瓜姜美味存。安设茶居招客尝，甘芳远遇稻香村。”在老照片和老明信片里，像邵万生这样的老式商铺，砌了徽派建筑的门楼，大幅白墙上用敦厚的颜体写着“闽广洋糖，两洋海味”等字样，这说明食糖和糖果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至尊地位业已奠定。

因为旧区改造而面临消失的老城厢路名还有很多，它们与糖坊弄一样都是一种业态、一种制度、一段历史、一种活法的凭借或背景，比如豆市街——曾是上海豆、麦、米、食油批发交易中心；粮斤路——上海第一个标准计量机构粮食厅就设在这里；巡道街——因为分巡苏松太兵备道衙门而肃穆森严；花衣街——棉花堆栈和棉花商行的集中地，与豆市街性质相似，这里的行情关系到全国棉花价格的起落，又因为靠近十六铺，也成为鸦片战争之

前洋人窥察上海风土人情与商业机密的窗口。

还有鸡毛弄、筷竹弄、硝皮弄、面筋弄、火腿弄、汤罐弄、洗帚弄、铁锚弄、鸳鸯厅弄、药局弄、彩衣巷、白衣街、芦席街、篾竹街、盐码头街等，它们已成为一片苇叶上的露珠……

老路名看上去或许很土，但我认为，老路名是历史形成的集体记忆，是城市的文化密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老路名或许能给出一些提示。

适当保留一些有价值的老路名，也是不忘初心和文化自信的体现。

真实的老路旧巷，哪怕在物理层面的重组、调整后，也比泛黄变脆的老照片更有质感和温度，能让我们蹲下身子，去抚摸新长成的城市皮肤。

砂糖来源有了保障，

草根，最接地气的人生。草根深深，草茎上流淌着的是阳光与土地绝配的血脉，那是大自然高贵的标识，唯此独尊。

草根的人生，是脱离了那种拿腔拿调看似高尚其实低级趣味的人生，是拥有广阔胸怀真实并且有情有义的人生。草根，不以大地骄子自居，却是令大地母亲为之骄傲的蓬勃后生。

草根，或许还有一丝土腥味；草根，甚至举手投足，都让那些自命不凡睥睨一切的人好笑起来且极力嘲讽。但走遍天涯的草根，不惧风雪，永远张扬着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

天下真英雄，无不是草根。草根丛生，英雄遂能辈出。世界自有枯荣，不可磨灭也必然在荒芜中再生，唯见草根。

低调是草根的本分，献身是草根的本真。草根可以看懂这天地的

糖果专卖店也水到渠成：“粤东糖果擅专门，莲藕瓜姜美味存。安设茶居招客尝，甘芳远遇稻香村。”在老照片和老明信片里，像邵万生这样的老式商铺，砌了徽派建筑的门楼，大幅白墙上用敦厚的颜体写着“闽广洋糖，两洋海味”等字样，这说明食糖和糖果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至尊地位业已奠定。

因为旧区改造而面临消失的老城厢路名还有很多，它们与糖坊弄一样都是一种业态、一种制度、一段历史、一种活法的凭借或背景，比如豆市街——曾是上海豆、麦、米、食油批发交易中心；粮斤路——上海第一个标准计量机构粮食厅就设在这里；巡道街——因为分巡苏松太兵备道衙门而肃穆森严；花衣街——棉花堆栈和棉花商行的集中地，与豆市街性质相似，这里的行情关系到全国棉花价格的起落，又因为靠近十六铺，也成为鸦片战争之

前洋人窥察上海风土人情与商业机密的窗口。

还有鸡毛弄、筷竹弄、硝皮弄、面筋弄、火腿弄、汤罐弄、洗帚弄、铁锚弄、鸳鸯厅弄、药局弄、彩衣巷、白衣街、芦席街、篾竹街、盐码头街等，它们已成为一片苇叶上的露珠……

老路名看上去或许很土，但我认为，老路名是历史形成的集体记忆，是城市的文化密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老路名或许能给出一些提示。

适当保留一些有价值的老路名，也是不忘初心和文化自信的体现。

真实的老路旧巷，哪怕在物理层面的重组、调整后，也比泛黄变脆的老照片更有质感和温度，能让我们蹲下身子，去抚摸新长成的城市皮肤。

砂糖来源有了保障，

草根，最接地气的人生。草根深深，草茎上流淌着的是阳光与土地绝配的血脉，那是大自然高贵的标识，唯此独尊。

草根的人生，是脱离了那种拿腔拿调看似高尚其实低级趣味的人生，是拥有广阔胸怀真实并且有情有义的人生。草根，不以大地骄子自居，却是令大地母亲为之骄傲的蓬勃后生。

草根，或许还有一丝土腥味；草根，甚至举手投足，都让那些自命不凡睥睨一切的人好笑起来且极力嘲讽。但走遍天涯的草根，不惧风雪，永远张扬着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

天下真英雄，无不是草根。草根丛生，英雄遂能辈出。世界自有枯荣，不可磨灭也必然在荒芜中再生，唯见草根。

低调是草根的本分，献身是草根的本真。草根可以看懂这天地的

糖果专卖店也水到渠成：“粤东糖果擅专门，莲藕瓜姜美味存。安设茶居招客尝，甘芳远遇稻香村。”在老照片和老明信片里，像邵万生这样的老式商铺，砌了徽派建筑的门楼，大幅白墙上用敦厚的颜体写着“闽广洋糖，两洋海味”等字样，这说明食糖和糖果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至尊地位业已奠定。

因为旧区改造而面临消失的老城厢路名还有很多，它们与糖坊弄一样都是一种业态、一种制度、一段历史、一种活法的凭借或背景，比如豆市街——曾是上海豆、麦、米、食油批发交易中心；粮斤路——上海第一个标准计量机构粮食厅就设在这里；巡道街——因为分巡苏松太兵备道衙门而肃穆森严；花衣街——棉花堆栈和棉花商行的集中地，与豆市街性质相似，这里的行情关系到全国棉花价格的起落，又因为靠近十六铺，也成为鸦片战争之

前洋人窥察上海风土人情与商业机密的窗口。

还有鸡毛弄、筷竹弄、硝皮弄、面筋弄、火腿弄、汤罐弄、洗帚弄、铁锚弄、鸳鸯厅弄、药局弄、彩衣巷、白衣街、芦席街、篾竹街、盐码头街等，它们已成为一片苇叶上的露珠……

老路名看上去或许很土，但我认为，老路名是历史形成的集体记忆，是城市的文化密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老路名或许能给出一些提示。

适当保留一些有价值的老路名，也是不忘初心和文化自信的体现。

真实的老路旧巷，哪怕在物理层面的重组、调整后，也比泛黄变脆的老照片更有质感和温度，能让我们蹲下身子，去抚摸新长成的城市皮肤。

砂糖来源有了保障，

草根，最接地气的人生。草根深深，草茎上流淌着的是阳光与土地绝配的血脉，那是大自然高贵的标识，唯此独尊。

草根的人生，是脱离了那种拿腔拿调看似高尚其实低级趣味的人生，是拥有广阔胸怀真实并且有情有义的人生。草根，不以大地骄子自居，却是令大地母亲为之骄傲的蓬勃后生。

草根，或许还有一丝土腥味；草根，甚至举手投足，都让那些自命不凡睥睨一切的人好笑起来且极力嘲讽。但走遍天涯的草根，不惧风雪，永远张扬着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

天下真英雄，无不是草根。草根丛生，英雄遂能辈出。世界自有枯荣，不可磨灭也必然在荒芜中再生，唯见草根。

低调是草根的本分，献身是草根的本真。草根可以看懂这天地的

糖果专卖店也水到渠成：“粤东糖果擅专门，莲藕瓜姜美味存。安设茶居招客尝，甘芳远遇稻香村。”在老照片和老明信片里，像邵万生这样的老式商铺，砌了徽派建筑的门楼，大幅白墙上用敦厚的颜体写着“闽广洋糖，两洋海味”等字样，这说明食糖和糖果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至尊地位业已奠定。

因为旧区改造而面临消失的老城厢路名还有很多，它们与糖坊弄一样都是一种业态、一种制度、一段历史、一种活法的凭借或背景，比如豆市街——曾是上海豆、麦、米、食油批发交易中心；粮斤路——上海第一个标准计量机构粮食厅就设在这里；巡道街——因为分巡苏松太兵备道衙门而肃穆森严；花衣街——棉花堆栈和棉花商行的集中地，与豆市街性质相似，这里的行情关系到全国棉花价格的起落，又因为靠近十六铺，也成为鸦片战争之

前洋人窥察上海风土人情与商业机密的窗口。

还有鸡毛弄、筷竹弄、硝皮弄、面筋弄、火腿弄、汤罐弄、洗帚弄、铁锚弄、鸳鸯厅弄、药局弄、彩衣巷、白衣街、芦席街、篾竹街、盐码头街等，它们已成为一片苇叶上的露珠……

老路名看上去或许很土，但我认为，老路名是历史形成的集体记忆，是城市的文化密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老路名或许能给出一些提示。

适当保留一些有价值的老路名，也是不忘初心和文化自信的体现。

真实的老路旧巷，哪怕在物理层面的重组、调整后，也比泛黄变脆的老照片更有质感和温度，能让我们蹲下身子，去抚摸新长成的城市皮肤。

砂糖来源有了保障，

## 我的房客

刚

裴德先生祖籍意大利，四方脸上挺着既高又大巨钩的鼻子，但由于一直满脸挂着笑容，倒不觉得他阴险；裴德太太的祖辈也来自欧洲。她把年纪，匀称体态和偏白肤色，让人看得出她年轻时的亮丽模样。

记得三年前他们来申请租房时，裴德太太冲在前面，抢着说：“我们就两人，都是二婚。虽各自都有自己的孩子，但孩子都长大独立了，不和我们同住。”我觉得她坦诚得有点可爱，申请表上并没有婚事一栏啊。我细看他们的申请表，才隐约感觉到为什么太太冲在先生前面的原因。

原来，先生几年前就提早退休了，而太太却还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看来美国家庭中也是谁赚钱谁说了算。

他们在申请表中填了现在、先前、再先前的工作及收入情况，跨时十几年。我在电话中调查，都一一得到证实。申请表的另一重点，是询问申请者在过去的租房经历中是否有欠租、迟交甚至被逐的“前科”。裴德夫妇也填了现在、先前、再先前的情况，包括住址、租金、房东名字及电话。他们写得如此详尽且清楚，打消了我调查他们这部分的念头。

裴德夫妇的收入不高，甚至比其他几位申请者的收入还低，但我当时还是决定将房子租给裴德夫妇，我看中的是他们的坦然和真诚。后来的三年证明，我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裴德夫妇不仅按时付费，还自行修理水龙头、电灯开关之类的东西，从来不给我打“这个坏了那个要修”的电话。

三年的租期，合同是一年一年签的。第二年续约时，裴德先生出面和我联系。我好奇地问：“不见你太太，她好吗？”“谢谢，她很好，不过她现在也退休了。”我立刻明白了，裴德先生在家里终于“夺回了主权”。

告别的时候，我感谢裴德夫妇说：“你们是我十几年中最好的房客。”“你是我们几十年最好的房东！”他们反过来夸我，因为我从来不去查看房子。“其实有几次，房租交得晚了几天。”“我怎么不知道呢？”自他们搬进来后，我很少查看存租金的银行账户。

临上车前，裴德夫妇好像忘了脸上戴着的面罩，伸出双臂伸和我拥抱。我指指口罩，伸出胳膊肘，大家爽朗大笑，触肘相别。

裴德夫妇是因刚刚自己买了房子搬走的。

祝愿裴德夫妇尽情享受自己的新居，在余下的人生岁月里，健康、快乐、幸福！



人面桃花  
(摄影) 张希依

炸蚕丝有许多种类，我最喜欢白色暗纹提花的那种炸蚕丝面料。忽明忽暗的纹理，柔软舒适的质地以及淡淡的桑蚕味，都是我喜欢的理由。

中学时，我家住学校里的教工宿舍，紧邻学校操场。我们在操场上体育课，时常看见教职工家属们来来往往。同班的女同学，也是教师子女，她有一个姐姐，不仅人高挑漂亮，而且成绩很好，是名校四川大学生化专业的研究生。上世纪八十年代，研究生凤毛麟角，人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优秀的理科生自然是大受倾慕的对象。好几次，我们在操场上课，看见同学姐姐身着白色炸蚕丝连衣裙翩然而过。那高高瘦瘦、苗条的身姿，配上一头垂肩鬈发，以及那条柔柔软

软的炸蚕丝白连衣裙，就像著名作家苏叔阳长篇小说《故土》中的人物——温文尔雅、高雅出众的女知识分子袁静雅，诗一般“远远地，远远地朝我们走来”。

同学姐姐就是我中学时代的精神偶像。她那条白云一般优雅飘逸的炸蚕丝连衣裙，是我梦中

的渴望。幻想将来有一天我也成为姐姐一样的人物。其实，分析那时我的关注点和兴趣爱好，注定我是个文科生。

上大学后，原来的业余爱好全成了正业，摄影、美术、电影、文学、音乐、戏剧等艺术皆为必修课，我如鱼得水。追求服饰打扮，讲究生活艺术，自然提上日程。我想起

成都丝绸商店，各色炸蚕丝琳琅满目。我喜欢的白色炸蚕丝，静静地躺在那里，价格低廉，无人问津。售货员量尺码，1.5米，剪口子，开撕，一截白料握在手中。做什么好呢？连衣裙？在服装设计方面，我很明智，知道自己身材不及同学姐姐高挑，做连衣裙非上乘之选。尽管花钱不多，我仍视之为珍品带到北京，待日后派上用场。

记得那时，我最崇尚电影明星凯瑟琳·赫本，她的美丽、智慧的形象，令我迷醉。为仿效她，我将白炸蚕丝料子设计成一件长袖上衣，最简单的款式，宽松大方，但须有两个垫肩。此外，我特地到北京隆福大厦精心选购5颗白色镶金圈的纽扣，在学院附近的裁

缝店完成了我今生

## 向日葵

王海

这一族都是一个性格不管成片的种植或在荒野地中单株生长

只要能给它们有一点“活命”的泥土就会一股劲地向上，向上

寻求阳光的抚爱开花了结籽了日夜向阳的信念不嫌弃

这才最终有了一盘的喷香

日前，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饶余鉴不幸去世，同道纷纷扼腕痛惜。

去年10月，与饶余鉴相濡以沫一个甲子多的歌坛伴侣任桂珍的离世，不啻给他带来了犹如天崩地裂般的灾难和痛苦。撕心裂肺的饶余鉴一度不知所措，对自己以后的生活和人生，深感迷茫和绝望。好在有家人和学生们的劝慰、陪伴，他于是明白了自己的价值和责任所在，就此从悲痛中走出来，又以更大的激情投入到教学之中。

前不久，我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刘捷一同去看望饶余鉴。刘捷带去了他刚出版的声乐专著《声乐之我见》，请饶老师雅正。饶余鉴非常高兴并诚恳地表示：一定要认真学习研究……这天，我们谈了许多有关中国歌坛现状的话题。饶老师是个坦荡磊落、敢讲真话又有真知灼见的大家。作为新中国歌坛的见证人，他对当下艺术界有些担忧和不安，但对未来还是充满了期盼和热望。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再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中国歌唱家。

饶余鉴早年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师从蔡绍序教授。他在1960年分配到上海歌剧院后，就一直从事歌剧院表演艺术，是剧院的主要骨干，先后出演过《刘三姐》《忠王李秀成》《樱海情丝》和《蝴蝶夫人》等多部中外歌剧。

饶余鉴是个善于思考、勤于学习又勇于追求的歌

唱家。他由于天生的喉结位置较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会阻碍声音的通道，但因其出色的声带条件暂时掩盖了这一缺陷，因此在上音学习期间忽略了这一问题的存在，但到了歌剧院舞台表演时，常因疲劳、紧张等原因，高音不太稳定，有时还会唱破。饶余鉴感到自己的歌唱表演生涯已很难维持，歌坛生涯也可能因此而终结。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人到中年的饶余鉴毫不犹豫地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的过去。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同时还要冒极大的风险。一旦失败，一世英名就毁了。但饶余鉴此举还是得到了恩师蔡绍序的认可和

支持。于是，他又拜一代声乐大师温可铮为师，开始歌坛新的征程。

到1979年，上歌再度排演《蝴蝶夫人》时，饶余鉴的演唱已今非昔比，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金属般的高音通透辽远，像一把金色小号吹奏出的激昂旋律、沁人心脾。此时的饶余鉴已成为当时中国歌坛屈指可数的男高音歌唱家。不久中央乐团排演交响大合唱“贝九”时，就邀请饶余鉴担任男高音领唱，能在人才济济的京城歌坛风骚独领，是难能可贵的。

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中国开始向国外公派留学

留学生。经过层层严格的选拔，饶余鉴与北京的黎信昌、吴其晖、傅曙光和上海的罗巍等成为最早公派去意大利的留学生。

饶余鉴到意大利米兰音乐学院留学时，已44岁。但他为了追求心中的歌唱艺术，放弃了歌唱舞台的黄金岁月。在旅意的十五年学习生涯中，饶余鉴有幸成为世界级的声乐大师孟多伐尼的

门生。他不仅学到了美声唱法的精髓和真谛，还学习了一系列的西

洋歌剧，这为他回国后的教学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现已跻身于世界一流歌唱家行列的青年歌唱家和慧，就是饶余鉴精心培养的学生之一。

## 饶余鉴的歌坛往事

李定国



## 时尚